

三百八十八個

鮫人創作

鮫人創作

百八十個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5

No. 376

一九三五，九，十五付排

一九三五，十，三十初版

1——2000



新聞紙本每冊大洋七角

目次

穀的山·····	一一
逃荒·····	四一
王媽·····	八三
鎔·····	一二一
山寨·····	一四七
三百八十個·····	一七九

穀的山

一

黑暗給張着大牙的羣山嚙蝕了；跟着是一顆圓圓的紅眼珠子似的太陽，從山縫裏滾了出來，瞧着這下邊兒的村子。

村子靜靜地躺在草原上，閃着金色的光，一片片棋盤似的田，濃密參差的樹和竹子，青的菜地，茅草蓋的黃泥屋頂，都在騰着淡淡的蒸氣，像剛剛撤開蓋子的一籠黑饅頭。一支白練似的澗流，蜿蜒曲折的，穿過田野，竹樹，菜地，繞過泥屋，向村頭的一間水碓邊流去，像人身上的動脈一般，輕微地在顫動。

恬靜的小屋子裏，雄雞激怒似的，送出喔喔的尖銳的啼聲，衝破了清晨的沉寂。

孤立在村頭的一家泥屋的板門，鏘的閃開，走出一個體格粗大，穿了身褪色的藍布短衫褲的人，臉給太陽曬得像燻肉皮那麼黑黝黝的，他一壁把攔在肩膀上的藍脚布取了下來，圍在腰間；一壁瞪起兩顆遲鈍的眼珠子，望了望天色，於是就踏着笨重的步子，走到泥屋旁邊的一間乾草搭成的牛欄邊，一頭櫻色的老牛，立刻像一個有禮貌的小學生看到老師似的，斯斯文文的站了起來，昂起頭，晃了晃耳朵，嘴巴裏有意無意的空嚼着。

他背了犁，鐵鋤，還帶了一枝牛鞭，威嚇着這頭老牛，輕快的走到田野去，一隻小狗頑皮的攔着老牛打虎跳，老牛擺動了一下有角的頭，小狗就嚇得夾着尾巴向黃泥小狗洞裏逃。

村子裏凸凹不平的路，一段一段給扔在他們的後邊，老牛一邊走，一邊嚼着路旁綴着露珠的草。

『你媽的，餓鬼，老子還是空着肚子的呢。活還沒有做，只想着吃！』拍的一鞭，牛背上就烙上一條痕，四蹄飛快的抽動起來。

田野裏，一會兒散滿了許多耕作的人，談話的聲音，從這邊田裏傳過那邊田裏，有的擺下犁和鐵鋤，坐在田塍上抽旱烟；有的帶着驚奇的神色在談着晚間做了一個如何快活的夢。

『寶土哥，你給我卜卜看，我昨晚做了一個夢——』隔壁田裏一個腰背微微彎曲的矮個子，仰着一張有幾點麻疤的黃色的臉在等回話。

『什麼夢？』寶土望了望那微微彎曲的腰背，就想起這小子從前因為爬上一家窗口，偷看一個女人洗澡，猛的腰背上給人投了一塊磚石的趣事，『又是什麼女人

是不是？』冷冷地問着，向手心唾了口吐沫，就架上牛輓，開始犁田。

『你老是記到那件事。』黃色的麻疤裏現了一點淡紅，『這種年頭兒，連飯都沒得吃了，還想什麼女人！你不要聽，我就不說。』憤憤地丟了旱煙桿，吹着唢哨，也開始工作起來。

『呵，不要生氣！小順子，你說吧，是個什麼夢？』

小順子翻了翻白眼睛，心裏又樂了。

『我夢見我自己也有了田，像這麼一樣的，』他饒涎的伸着有節的食指，點了點脚下的方方的田，『同時，三餐都有白米飯吃，那麼白得像碎玉石似的。』他不覺嚥了口吐液。

寶土給說得肚子咕嚕咕嚕叫起來，推着犁尾巴的胳膊像走了汽似的，十分酸軟，他慚愧自己連做那麼一個夢的福氣都沒有。

『真的，我們這種生活，還是夢裏好，夢裏還有好生活過，我想常常睡着，做着這樣的夢！』小順子舉起一隻粗裂了的手背揉着眼睛，鬚髯在想：假如瞌睡來了，就在田坎上睡着再做一個夢吧。

太陽越爬越高了，從山縫裏爬到山頂的樹枝上，又從樹枝上爬到空中。

遠遠給一叢綠樹遮蔽了的小徑上，響着粗笨的車輪聲，轆轤轆轤的車近來，車上疊着一捆捆短而粗的木柴，推車的大夥兒都帶着一張憔悴的臉，彎着背向前衝撞着。

『上鎮上去麼？』寶土碰見熟的人就這麼打招呼。

『是的，車柴鎮上去賣。要帶東西麼？』

『不帶什麼，沒有錢。柴的行市可好？』

『哼，賤得要命！可是，肚子等着要吃，不賤賣又怎麼呢！』

『這麼一車柴，在鎮上換得好多穀？』小順子插嘴問。

『呵，鎮上的穀麼，現在要五塊半錢一担！』

大夥兒突出黑的眼珠子，互相默默呆瞪了一會，於是車輪粗嘎的響聲，又辘辘轆轆的轆過凸凹不平的泥路，淹沒在羣山中。

小順子跟寶土默默的，抽動着褲腳捲得高高的毛茸茸的腿，在狹狹的犁溝裏走着，黑油油的濕泥塊，像黑麵粉似的一堆堆向腳後跟滾。

『寶土哥，我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好。』小順子有些倦了，又歇在田塍上抽旱烟。

『說不定，本來是有這麼一句古話兒的：「年裏見三白，熟稻還熟麥，」但這種年頭兒，什麼都不照書本行事，收成好不好，怕還沒有準兒。』寶土深深地抽了口氣，跟着牛蹣跚的在狹狹的犁溝裏走，太陽曬在身上，影子縮成矮矮的一團。

小順子霍的跳了起來，喉管鼓緊得像一隻怒蛙，咆哮着：『再沒有收成，我們不要餓死嗎？』

牛吃驚的耳朵一豎，挺直了脊骨，飛快的向前面爬；寶土猛的一驚，也跟着跨了幾個闊步。他懊悔自己方才說錯了話，一種不祥的預感怔住了他的心，蠟肉皮似的臉上，滾下幾顆黃豆大的汗珠。

『可是照現在這麼好的天氣看來，秋收當然不成問題。』他急忙改換了口氣，心怦怦地跳。

小順子惶急的聽着，裂開嘴來笑了；寶土也跟着笑。在他們心裏覺得牛也在笑了，黑油油的泥土也在笑了。

一隻青蛙撲的跳進寶土的狹狹的犁溝裏，又撲的跳了出來，咯咯咯的叫了幾聲。

田野裏的人，慢慢地稀少了，稀少了。小順子也背着犁，鐵鋤走了。在這廣漠的田野上，只剩下寶土和那頭櫻色的老牛。

二

寶土肚子咕嚕咕嚕叫着，餓得發燥；牛在喘着氣，隆起脊骨，澀澀的慢步着。但他又不肯歇歇，他想把這塊田犁完再走。

太陽曬在腦袋上，又斜斜的曬在背上，好像背着一個火盆，一粒粒的汗從黑的皮膚裏湧了出來，淌在黑油油的泥土上，泥土又給太陽曬乾了。

寶土嘴巴乾得像一隻燒紅了的鐵鍋，他解了牛轆，就匆匆地跑到水澗邊去喝水，剛彎下腰，看到澗裏流着碧油油的水，水裏有自己的影子，黑黝黝的臉，臉上濺了幾點泥漿；還有那白的，有花紋的，烏赭色的小石子，一顆顆的嵌在澗底上；

還有那……但他沒有餘暇去管這些閒事了，他掬了一合水，抹去了臉上的泥漿，就張着乾嘴巴，湊在水面，咽了幾口碧油油的水，水立刻涼進喉管，涼進心竅，他覺得。

『水真甜啦！』寶士心裏贊歎着，就鬆開腰裏的藍脚布，拭乾臉上，鼻尖上的水。

『瘟牛！』他抬起腦袋望了望，牛已跑到水澗下遊的水碓邊在吃草。他於是沿着水澗走去，太陽給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在兩邊草堤上一晃一晃。

水碓像一座破廟，寂寞的躺在村頭：破牆壁上爬着縱橫交錯的蒼老枯藤，碓門深深掩着，碓屋的四圍，積着一層染滿了塵垢的烏黑的糝糠。穿過碓屋的牆壁的水柵，緊緊的關着，像一張緊閉着的鐵顎，只從齒縫裏擠出一些白沫，濺在發黑的呆着不動的輪軸上，淅瀝淅瀝的。

寶土走過這座水碓，目光呆呆地停留在這水柵上面，一種莫名的憂鬱，像一條毒蛇咬着他的心。

他記起，往年，這個水柵老是張着巨口，噴出一條瀑布似的水流，冲着發黑的輪軸，輪軸粗暴的轉動起來，撥着鶴嘴鋤似的碓子，碓子一上一下的點着腦袋，碓子的嘴磕着石臼裏一粒粒的穀子，啞啞的發出一種原始的單調的聲音，於是黃的穀子，就慢慢地變成雪白的米。珠玉似的米。每當靜寂的月夜，這村子裏聽到那啞啞的單調的聲音，跟那狺狺的狗叫聲清脆的應和着。現在呢，水柵的巨口，緊緊的閉着了；村子裏已有一個多月，晚上沒有聽到那種和着狗子叫的單調的啞啞的聲音了。

『現在還是芒種，村子裏這些人家已全沒有穀了，這怎麼得了呢！』他喃喃的自語着，肚裏更加感到饑餓了，脊骨像刀剝似的一陣陣的酸痛，眼前也有點發黑。

寶土遠遠望到車柴上鎮上去賣的人全回來了，車輪轉動得異常輕鬆，他沒有跟他們打招呼，就急急離開水碓，去尋抓他的老伴侶——老牛，老牛嚼了口青草，望到寶土，扭轉頭就逃；但逃了幾步，又服服貼貼的站着等他，像逗他玩似的。

『你媽的——』寶土本來想罵牠一頓出出氣，但一開口覺得連頭頸都發軟了，於是只輕輕地在牠背上抽了一鞭，就急忙跑到田塍邊背了犁，鐵鋤，回到家裏去。池塘邊的石頭上，蹲着許多女人，肩膀一抽一抽的在擦衣衫，一個舉起短短的木杵，在溼漉漉的衣衫上搗着，水點濺到鄰近的女人身上。

『小寶的爹，餓壞啦？』

寶土默默的走着，像失了知覺似的，猛的聽到這樣一個聲音，抬頭一望是自己的女人，手裏提着剛汲起來的一桶水，邊走邊咳着，水桶裏的水給震盪得像起着風浪，她那補滿布丁的粗藍布褲腳也給浸得水淋淋了。寶土鼻子裏應了聲，仍舊低着

腦袋走；女人提着水桶，身子斜斜的在後面跟。

到了家，女人就跑到爐灶邊，捧出一大碗烏黑的大麥羹，熱騰騰的冒着氣。

寶土像頭餓狼，接了碗就開始咀嚼起來。羹裏長長的麥芒，像針一般的刺着喉嚨作痛，他用勁的嚥了幾口，喉管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似的嚥不下了。

女人靠着泥牆又乾咳起來，黃瘦的臉皮，不時鼓得緊緊的。

寶土想起家裏已經吃了約莫一個月的大麥羹了，媽說：「逃長毛的時候，草根，樹皮都要吃，反亂年成有大麥羹吃，已經算是有福氣的了。」因此，女人，寶，一家子全那麼吃着不敢響一聲。

他停住碗筷，望了望女人黃瘦的臉，又回味了一下媽的話，心裏不覺焦燥起來，『以後怕連這麼一碗長芒的大麥羹也沒得吃了呢！』這麼一想，霍地一粒豆大的淚珠，滾進吃剩了的半碗大麥羹裏。他怕給女人看到，就大着喉嚨，把吃剩了的

半碗大麥羹幾口嚥進肚裏去。

『真的，「年裏見三白，熟稻還熟麥」，去年冬天下了那麼次數雪，那怕今年年成不好！』寶土的媽——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，眼皮瞇成一條小縫，臉孔皺得像一個癟苦瓜，她偻曲着背脊，從門外摸進來，嘴裏獨自囁咕着，把衣兜裏一團青草，像珍藏珠寶似的放到屋角落的一個破籃子裏去。

『呵，我老了，苦夠了，希望天老爺早些收我去！』她抖了抖比灰塵還骯髒的破爛的衣兜，預備摸到床邊歇一歇，但一看到寶土低着個腦袋，呆呆地坐在門檻上，於是又嘆聲的喊：『小寶，小寶，你這個野孩子，快給你爹的旱煙桿拿來！』小寶赤着脚，從後門跑進來，鼻子裏拖着黃黃的鼻涕，臉頰上一邊印了一塊漆黑的蝴蝶，兩隻烏黑的手背，在黑蝴蝶上擦了擦，就在黑得發霉的木櫥上拿了一根黃閃閃的旱煙桿，送到爹的手裏。